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

读批  
资治通鉴

红旗出版社

# 毛泽东读批《资治通鉴》

李晓来 主编

(上卷)

红旗出版社

# 毛泽东读批《资治通鉴》

李晓来 主编

(中卷)

红旗出版社

# 毛泽东读批《资治通鉴》

李晓来 主编

(下卷)

红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读批《资治通鉴》/李晓来主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1.  
ISBN 7-5051-0200-1

I.毛… II.李… III.资治通鉴—注释 IV.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912 号

毛泽东读批《资治通鉴》

(上、中、下卷)

---

主 编:李晓来  
责任编辑:毛传兵

封面设计:李 萌  
版式设计:李东亮

---

红旗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100027  
(北京沙滩北街2号)

红旗出版社发行  
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16开  
200印张 4992千字

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1998年1月第一次印刷

---

印 数 1—1500册

定 价:698.00元(全三卷)

---

ISBN 7-5051-0200-1/A·6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64037146

# 《毛泽东读批〈资治通鉴〉》编委会

主 编 李晓来 侯国富

编 委 王小明 王 健 刘 倩

李振华 杨江华 杨春湘

姜晓星 蒋逢君 魏传杰

## 写在前面的话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儒司马光等人历经数十载磨砺出来的巨制鸿篇。在中国浩繁的史籍中，《资治通鉴》占据着显赫而独特的位置。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而且其史识、史笔千古绝伦，堪称史家之绝唱。司马光在政治上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获“保守”之名，但作为历史学家，却从不缺乏真知灼见。况且，他与王安石的政争，也是堂堂正正、正大光明，虽说态度保守，却不失政治家风范，其为人同样可圈可点，就是其对头也得钦服。《资治通鉴》经后学胡三省校注后，更加增光生色，虽抵不上裴松之对《三国志》的贡献，却也为锦上添花之作。《资治通鉴》流传至今，长盛不衰，胡三省功不可没。

《资治通鉴》自问世后，不仅为史家看好，也名符其实地成为历代帝王将相的必备书，化为“资治”的明鉴。自宋以降，帝王为之批注圈点者不在少数。可惜的是，那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帝王毕竟志短身懒，《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真正能读完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些“天之骄子”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白瞎了司马公一片苦心、毕生劳苦。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古今伟人中最喜欢读书，也是最喜欢读史的一位。当今历史学家中，能把二十四史通读完毕者已属凤毛麟角，而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却通读了不止一遍。在众多史籍中，最令他老人家青眼有加的当属《资治通鉴》，他整整读过17遍。毛泽东的案头必备书之一，就是《资治通鉴》。毛泽东故居收藏的几部《资治通鉴》，布满了各种各色的笔圈点勾划的痕迹，在很多场合，毛泽东都不遗余力地夸赞这部史学名著，并推荐给各级干部。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一代伟人从这部书中得到了哪些教益，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得到了何种的灵感，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前无古人的雄才大略，其中的来源之一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闪光史迹，而司马光无

疑是这种史迹的最好的整理与描述者之一。

当然，中国的历史和浩繁的史籍，也曾给毛泽东的治国处置带来了一些不好的负面影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或多或少与这些史籍中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有些关联。其中，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典籍，从来不可能尽善尽美，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尽善尽美之物，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领略和汲取其智慧的光辉，而不是为这些光芒所吞噬。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比起他巨大的功业如同萤虫之光比日月之辉，而毛泽东从《资治通鉴》中获取的滋养也是与其负面影响所不能比拟的。

“往事越千年”，世界已变得光怪陆离，可是读史仍然可以使人智慧。好的史书仍然是你的治世宝鉴。

请开卷吧，这里有宝藏!!

毛泽东  
手书  
今  
因  
此



# 通读过十七遍的《资治通鉴》

(代前言)

《资治通鉴》为北宋时期司马光及其助手参考正史、野史 300 余种，呕心沥血，历时 19 年完成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 955 年），记载了 1362 年的史事，共有 294 卷。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都十分推崇此书。宋神宗读过这部史书后，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保存了不少佚书资料，有的既有史实又有论断，它把分散的史料用编年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叙述各种史事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脉络清晰，给人以完整系统的概念，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创举。

毛泽东十分爱读这部史料丰富的历史名著，在他的藏书巾艰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也有标点平装本，出差视察随身带，休息睡觉时床头总放着这部书。他还多次向人们推荐阅读，他一生曾圈点、阅读过该书 17 遍。

1954 年冬，毛泽东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接着毛泽东把标点《资治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后来，他又向吴晗提起：“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觉得《历代舆地图》这部书正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因此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这部书加以改造，按今绘制印刷。毛泽东便把这件事也交给吴晗来组织。同年十月，由吴晗出面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召集部分史学家，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委员会，次年又成立校对小组，全书 1956 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 年 12 月，毛泽东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他正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读《资治通鉴》的。

据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锦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同护士孟锦云讲《资治通鉴》，他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资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不等小孟回答，毛泽东便又接着说：“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啰。”毛泽东问小孟关于这部书知道多少，小孟回答说只知道是历史书，听老师讲是司马光写的。毛泽东继续追问书的内容，小孟只得羞怯地摇摇头。毛泽东见其不好意思，便鼓励她下决心读一读这部书，如果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因为这部书读上一遍，得好几年时间。但是读与不读不大一样，要趁自己年轻。毛泽东还问小孟有不有决心，小孟认为可以试试看，但不一定有那个毅力。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分认真地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小孟说自己对历史书提不起兴趣，读不进去。毛泽东并不责怪她，并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毛泽东还问小孟，自己的观点对不对。小孟连连点头，觉得主席讲的一定对。毛泽东笑了笑说：“我说的就都对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啰。就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都信。”“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是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小孟向毛泽东谈了自己读书的情况，她说自己读书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毛泽东告诉小孟，不要以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现在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也不可能完全客观，代代相传的东西也可能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谁的呢？所以需要怀疑，就要去找别的史料对照。

后来，毛泽东在指导小孟读《资治通鉴》时，还回答了小孟提出的许多关于该书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小孟问为什么《资治通鉴》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

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三岁小皇帝，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当孟锦云提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还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武则天的问题。她说：“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对于武则天，毛泽东是很注意研究的，他觉得武则天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还说：“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毛泽东还曾经给孟锦云讲过关于武则天的一些故事。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认为：“《通鉴》里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

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与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还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名君都离不开秀才啊！”

当谈到《资治通鉴》的编写和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完成《史记》时，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佩服司马光的决心和毅力，佩服司马迁在逆境中奋斗。他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书中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带粘住，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

（摘自《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1版第384~390页）

# 资治通鉴序

御 制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靡不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 1951 年冬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第 208 页。原载《吴晗纪念文集》第 34 页，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

“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 48 岁到 60 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意志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舍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毛泽东遗物事典》第 389 页（红旗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汉司马迁细石室金匱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暇，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史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不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牒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徐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曰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緡家導漾，東流為漢」者也。水經註：漾水出隴西氏道縣緡家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葭萌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伺，相吏翻。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緡鄉移治涪，後治維；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郪，天寶方改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

法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蜀郡為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餐，千安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橫，戶孟翻。將軍

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事見上卷十四年。法正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字孝直。少，詩沼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治，直之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

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等初至為客，益州人士則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

親人親  
大臣節  
累小故

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书中的评点

初戰  
亮宣  
自臨陣

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亮，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隴右之郡立南安郡。隴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西縣。關中饑饉，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兵法曰：善戰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郃，古合翻，又葛開翻。丁未，帝行如長安。親帥師，繼郃之後以張勢。如，往也。

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好呼到。諸葛亮深加器異，漢烈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以孔明之明略，所以待謖者如此，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南征之時，譚陳攻心之論，豈悠悠然談者所能及哉！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漢志：漢陽略陽縣有街亭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入略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考五代史志：隴川郡西縣有街亭山，隴水，則隴之西縣，蓋得隴西之縣道。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志：梁州之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隴口城，後魏正始中，立隴縣，隋始改曰西縣。此非隴西之西縣也。

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傳言謖依阻南山。令，讀曰捨。上，時掌翻。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隴家山，西漢水。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退縮翻。為，于偽翻。

資治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三 明帝太和二年(二二八)

二二四

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书中的评点

自街亭  
敗及由  
出亮  
必生事

敗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少時招翻。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蹙其後。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懿所角翻。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懿實長亮，又以張郃嘗拒亮，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諸將所笑。栩，沈羽翻。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無當、蓋聞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管翻。自按中道向亮。按，據也。懿分遣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數相向也。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

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木門水上即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轉水。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中，竹仲翻。羽，與詳同。卒，子重翻。

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甲十六行本「切」下有「吏禁之急」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註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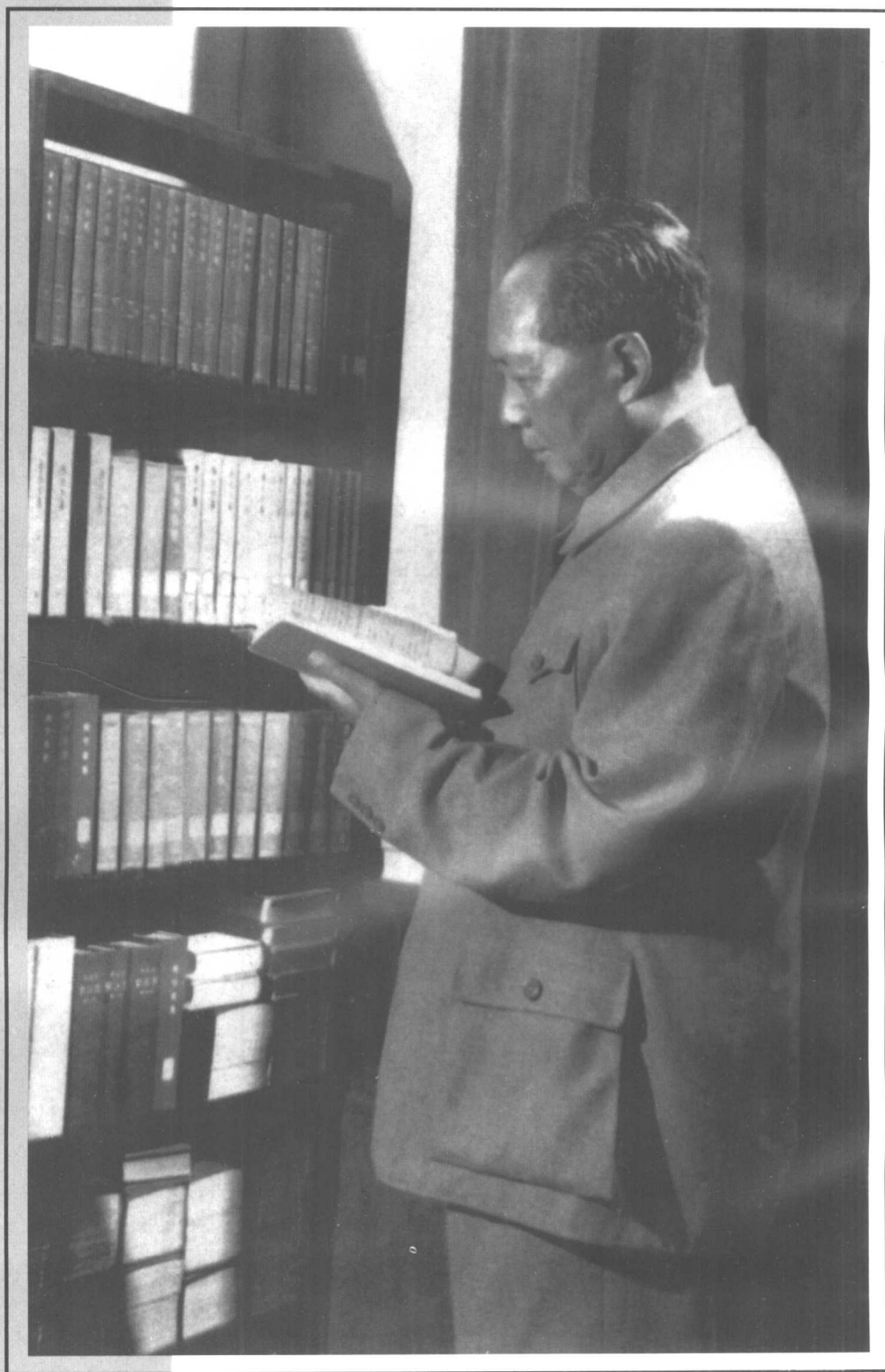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七十二 魏紀四 明帝太和五年(二三二)

二二六



毛泽东在读书（1961年）





毛泽东在查阅图书(1961年)